

童义欣 | 诗意的碎片

原创 2015-08-25 徐行 创意长安



童义欣的作品没有空隙，在表象为空隙的关口人们用泼辣的思维填补。加持在作品身上的感情，浪漫，愤怒，虚无，使作品更为亲切，易于入口。但无法避免的，作品的锋利于不断叠加的把玩之后而逐渐消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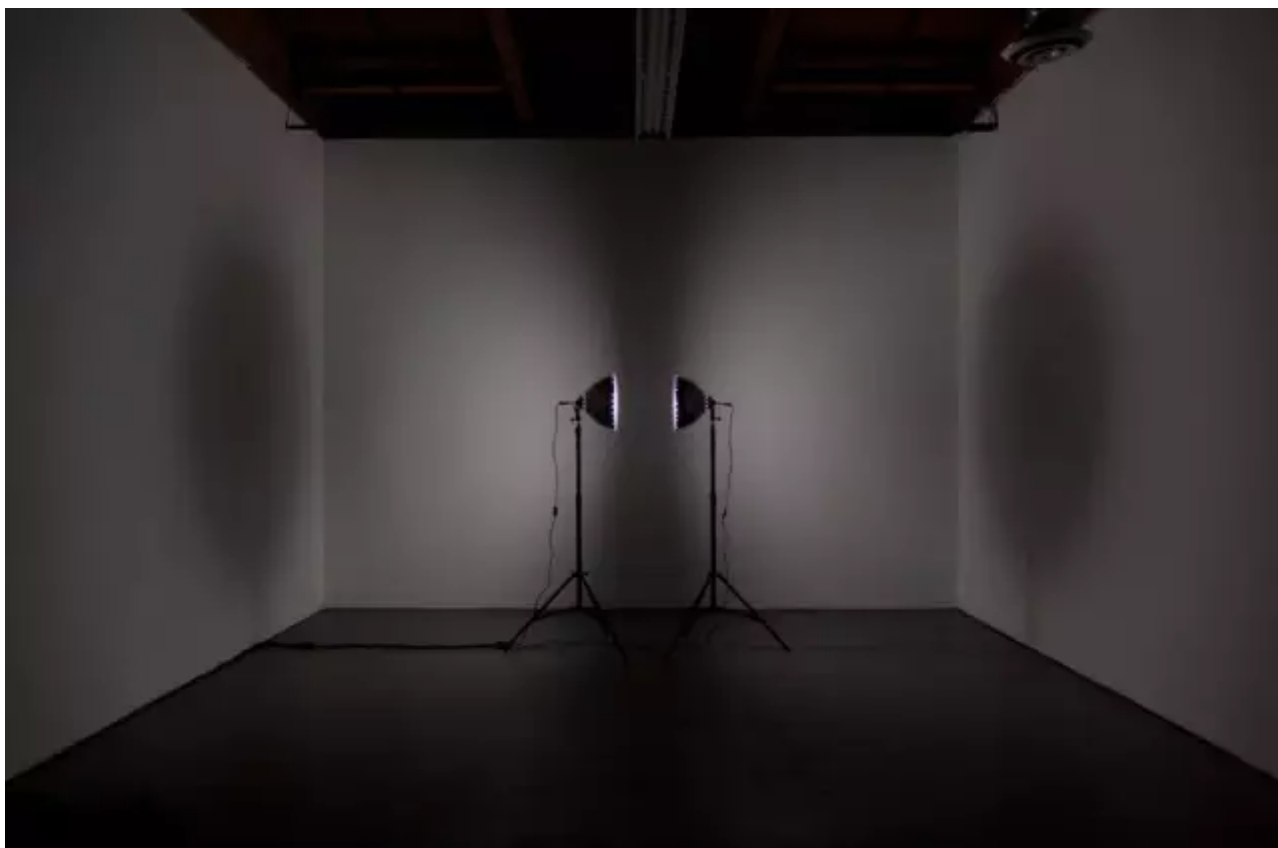
童义欣 | 诗意的碎片

181篇采访 采访|徐行 文|徐行

你接近白色，是与墨绿相映成趣的白色。

旷远是我站在你身旁时倾覆而下的味道，之后你便成了湖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避风港由重山与松柏积聚而成。白色是回溯它时合适的颜色。纯粹火焰燃烧殆尽，竹海与牧野的合流于此梦池淹没。山

野之气无端透明，细腻的映射倾向凌冽，漩涡是河床的韵律与俯身于气息的暧昧。拉长的水面忽明忽灭，此谓正确的闪耀方式。



【诗人】

童义欣写诗，当初是少年情怀，首首浪漫情诗。过往的诗意似乎有着薄荷的清凉与活泼的花香。现在童义欣的诗，则是受当代文学和艺术的影响，变为了收集材料，再打破重组的过程。我问他，你的诗还是在抒发情感，表达自我吗？

「展现，阐释，不是纯粹的表达自我。我不认为表达自我是诗的全部，就像我绝对不认为表达自我是艺术的全部。陈列，挪用，置换语境。」



【音乐家】

斯文扫地（童义欣与高嘉丰的音乐组合名称）的第一张唱片《浪花》有这样的描述词：迷幻电噪与萨克斯即兴，活树叶与死树叶的不插电现场，以及上班族和前世罪人的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。

调音台回路制造无输入电子噪音，接触式麦克风，树叶，人声，面具等是观看童义欣演出时可能会欣

赏到的。在西安这场演出的后半段，童义欣戴起了连接接触式麦克风的黑色面具。在无规律的声音环境中，像是触激了一个鬼怪的内部回路，意外的戏剧感。



【艺术家】

国内地质专业读了一半，前往加拿大研修艺术学士，在纽约大学完成了艺术硕士。

他的艺术创作主要在多媒介装置领域。今年于上海某画廊展出混合媒介装置作品《梅齐藻的煤气灶》，该作品使用的素材有：菊石外壳化石，假珍珠，煤气灶，号嘴，乙烯软管，水晶球，影像投影，声音，喷墨打印，麦克风支架。

我们走在东大街上，街边有卖CD的小贩。他顿时来了兴趣，「酒吧，人声，流行，慢摇，我这碟多得很，你看你要哪个？」童义欣几种都听了听然后问了老板一些问题，最后认真的选了一张。「以后估计用得上。」

带他去了坊上，路上遇到木质的青蛙，通过木棍刮背部产生共鸣发出声音。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欣悦与好奇。最终我们寻了家有陕西特色的小店坐下，茶和茶杯凝聚起的竹香让童义欣想起了家乡庐山，那时他经常在外面撇了竹子来做些小玩具。自小他就学习国画，素描，书法等。我想他是属于山的。



他有一本书叫做《hometown landscape》，内容是来自不同人相机下的庐山。看完后便想到了刘昉虚的一首诗，名为《阙题》：

道由白云尽，春与青溪长。

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流水香。

闭门向山路，深柳读书堂。

幽映每白日，清辉照衣裳。

把诗发给童义欣，他说感觉对了。

当一圈巡演完，童义欣终于还是回了山里。他发的图片依然是湛蓝的天空与苍翠的山野。白云看起来白白的，不会带来困惑。

在大多数情况下，童义欣都是独自进行创作，与同龄的艺术家的私下交流并不太多。「现在回邮件用的时间比较多，基本上占了一半的时间。邮件这种交流方式非常好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身边。」

创作，在哪里都可以进行。家里，草地上，或者任何地方。丹青赭垩皆挥洒向阳。

在作品的社会性方面，童义欣说现在的作品会带有一些，但他以间接的，微妙的，或者虚构的方式来讨论问题。「我不会直接让作品深入其中，否则我会觉得它有被利用的嫌疑。」在加拿大时，他则主动的避开社会话题，作品多涉及哲学以及文学。

作品本身并不代表任一态度，当它被放置在完全敞开的环境中，引发大家的讨论或是情感时才有了世俗的价值。「我不会站在某一个立场上，在多个立场上我都会煽风点火，让讨论更加多元。在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中，作品本身会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。」若一个问题轻而易举的得到解决，那么这

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具有严肃的意义。



打开童义欣的个人网站，作品划分为三个链接：美术，音乐，书籍。在我看来，他的多重身份之间不存在转换的关系，于平行的系统中始终如一。种种标签并不归属于童义欣本人，是凌驾于作品之上的主观需求，以此获得对作品的期待与归属。「艺术家只是材料和传输者而已，没有任何重要性，重要的是作品。」

童义欣用比喻将碎片解构，重置在新的不可预估的表达之中。置换时空是一场清醒的阴谋，在其栖息之地掀起一场坦然的波涛，狭窄的凹陷于艺术家的诗意中。扩大的细致消失复现，材料抛离材料本身，游步于任一语境。在无法还原的迷乱之中，错位展现了傲人的优势，表达无法被阻滞，抽空运动之后是独立的浪漫。

秘密在他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，赤裸的元素已经无法被忽视。在不同的个体印象中，无常是贯穿其中的线。在作品中，我眼见那些物体支离而不破碎，背对它时，毫不避让的藏身于我。静默的状态之外，我想象它的翻腾，或者在被艺术家拾起时最激烈的一刻，唯有矛盾将这些迎刃而解并赋予思考的意义。

不同媒介的交织从不属于任何结果，交织的过程便是意义。展出的阶段只是展出不同媒介交织过程中的一个片段，在此片段基础上的讨论是有效的。作品的边界是不存在的。



童义欣的作品没有空隙，在表象为空隙的关口人们用泼辣的思维填补。加持在作品身上的感情，浪漫，愤怒，虚无，使作品更为亲切，易于入口。但无法避免的，作品的锋利于不断叠加的把玩之后而逐渐消解。

符号成渊，万物无不身处其中成为潮水震荡的推手。意义枝繁叶茂，根系直指生长的语言。当一件作品刺探一个凌晨或者回归一个故乡，上前拥抱它然后打碎它。

查看童义欣更多作品请点击“[阅读原文](#)”

Read more
